

沉睡在森林里的鱼

森に眠る魚



角田光代 [日] 著 陈娴若一译

カ
ク
タ

ミ
ツ
ヨ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沉睡在森林里的鱼 / (日) 角田光代著; 陈娴若译.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0. 11

ISBN 978-7-5404-4668-0

I. ①沉… II. ①角…②陈…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05060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8-2010-238

上架建议: 畅销书·外国文学

MORI NI NEMURU SAKANA

©Mitsuyo Kakuta 2007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7 by Futabasha Publishers Co., Ltd., Tokyo.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Futabasha Publishers Co., Ltd.

Through Beijing kareka consultation center.

本书中文译稿由野人文化同意授权

沉睡在森林里的鱼

作 者: (日) 角田光代

译 者: 陈娴若

出 版 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易 见

策划编辑: 吴成玮

版权支持: 李彩萍

营销支持: 尚 蕾

版式设计: 李 洁

封面设计: 刘宇霞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 × 1230 1/32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9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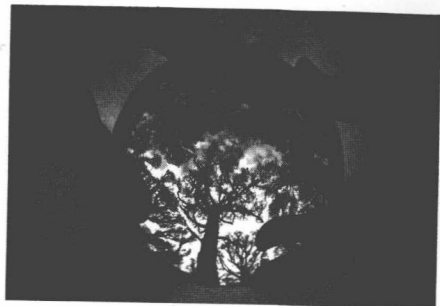
印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4-4668-0

定 价: 26.00 元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沉睡在森林里的鱼



[日] 角田光代 著

陈娴若 译



NLIC 2970726212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本书描写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发生于日本文京区的真实案件“音羽杀人事件”。一名幼儿园学生的母亲（山田光子）杀害了长子的同学（若山春奈，两岁），引发全国哗然。

山田光子为临济宗副住持之妻，育有一子和一女，长子与被害者的哥哥同岁，因在同一所幼儿园就读而与被害者的母亲结识。山田光子因为长女和被害者一同报考当时的名门幼儿园御茶水女子大学附属幼儿园，长女未考上，而被害者考上了，因而产生嫉恨之意。继而某天见被害者独自在公园玩耍，便将她带到公厕，用围巾勒死，并装进黑色垃圾袋带回静冈乡下老家的院子里掩埋。之后打电话向母亲坦承此事，才由母亲与丈夫陪同前往自首。

第一章

沉睡在森林里的鱼

一九九六年八月

公园的绿意渐渐转浓，隐身其中的夏蝉竞相争鸣。繁田茧子把电风扇开到最强，躺在榻榻米上翻着女性杂志。她用红笔在打折促销“每天限定二十位、魅惑牛奶布丁”的代官山蛋糕店上画了个圈，拿起脖子上的毛巾拭去额头的汗，接着抬头看了一眼拔去插头的空调，跟“插上它、开空调”的冲动搏斗了几秒钟。唉——茧子起身走到厨房，棉质洋装因汗湿而黏在身上。她从冰箱拿出冰淇淋，一屁股坐在厨房地板上开始吃起来。

是茧子自己宣布要彻底节省的，从今年一开春就不开空调了。她禁止丈夫佑辅喝啤酒，叫他拿大瓶装烧酒将就喝。零用钱每个月只给三千，洗澡水拿来洗衣服，化妆就拿试用品凑合着用。房子里的家电全都拔了插头，不淋浴，拿浴缸储的水冲洗身体和头发。最后一次在外面吃饭是前一年茧子的生日。唉——茧子刻意放大声音哀叹着。

她没打算一直住在这种居民楼，故乡的朋友不是住在别墅就是公

寓。虽然东京和茨城的地价和房价有差距，但她实在很难不羡慕。朋友们有了房子，还是照例策划家庭派对，打电话邀茧子去。当然，她谁家也没去。干吗非得舟车劳顿，只为了去参观别人的家呢？

茧子想，忍过寒暑，晚餐省着吃，十点一到就关掉所有电器睡觉，这种日子过久了，终究能存到房子的首付款吧？从今年年初开始，她已经努力存了八个月定存，存款约有日币五十万。如果首付款需要五百万的话，只要再忍六年。一想到这就浑身没力。茧子把空杯子放在梳理台，回到窗户敞开的和室躺下。听着长驱直入的蝉声，又拿起女性杂志翻页，把银座某餐厅那页折起来，它们可是使用一头只取数百克的珍贵松阪牛做成的鞑靼牛肉哩。堆在墙角的女性杂志，是美容师朋友每次买完当月刊后送给她的过期版，几乎每一本都折上了标记，好几家店还用红笔圈起来。别墅应该是买不起了，所以她把目标放在公寓。等买了房子，就可以好好奢侈一下，到时候茧子打算把这些标记过的店家全部走一轮。买下魅惑的布丁，吃一顿鞑靼牛排，再去排队买松饼，接着到寿司店吃沾盐海胆，拿比利时进口的巧克力当早餐。对，就这么决定！

“不过，还真重啊。”捧着杂志的手有点麻，茧子翻身俯卧下来，蝉声习习，外面传来孩子嬉戏的声音。

繁田茧子趴在房间里看杂志涂鸦的同一时间，久野容子正带着三岁的儿子逛低价超市。住在这个区快四年了，容子还是不习惯生活设施上的不便利。这里没有商业街，洗衣店也只有马路旁的那一家。书店或影音出租店，甚至文具店，都不在步行可及的范围。低价商店虽名为“超市”，但跟西友、东急等大超市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只能算是多了一些蔬菜、肉和鱼类的便利店罢了。

虽然容子从小长大的长野市区也跟这里很像，但这里不是乡下。摩天大楼栉比鳞次的市中心，怎么会这么缺乏便利性？

刚才，一直黏在自己身边的一俊突然不见踪影，容子惊慌地在狭窄的店内来回寻找。一俊蹲在点心陈列柜前，看见容子的身影，他开心地笑了。

“小俊，想买什么吗？”容子弯下身问。

“没啊，妈妈，我没想买。”一俊笑着回答。

“是吗，小俊真了不起。”听到容子的赞美，一俊两手捂住脸，发出清脆的笑声。

容子右手拿着超市袋子，左手牵着一俊的小手走上马路。宽宽的马路上车辆络绎不绝，两侧是成排的高楼建筑，宛如巨大的城墙。

四年前，容子和久野真一结婚后，才第一次来到这个街区。对于在东京上大学的容子来说，这是她第二次到东京长住。看到宽阔的大马路和沿街的高楼大厦，容子十分兴奋，“就要住东京了耶”！二十岁前后那段时期，虽然在东京待过，但一直住在宿舍里，自己一直没有实际生活在东京的感受，就这样带着浮光掠影回到了故乡。所以当她结婚、搬家，来到这个街区时，她才第一次感觉身在东京，仿佛已将美好的未来握在手中。当时，一俊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稍微走几步路就出了一身汗。容子住的大楼，位于马路巷子的坡道上。从意大利餐厅的转角走进去，爬上坡道，容子注意到一俊的头发湿了。她蹲下来取出手帕，使劲地把一俊的脸擦了一圈。

“回到家里，妈妈做冰沙给你吃。”容子说。

“好棒啊！”一俊雀跃地叫道。

他们手牵手走上坡，坡道前端如在热气蒸腾中燃烧般晃动起来。

久野容子带着孩子走上坡道时，高原千花正待在运动俱乐部的更衣室里。她坐在镜前的椅子上，把头发吹干。今天，在完成往常的训练项目之前做了检测，上半身的肌肉量增加，身体脂肪减少了百分之零点二。因为之前上半身的肌肉量数字一直没什么改变，所以千花心情大好。

“高原太太，今天的有氧运动你不参加吗？”一个梳马尾的女子朝着镜子里的千花喊道。那个女孩常在有氧课里遇到，但千花想不起她的名字。

“今天我跑了五公里，已经够多了。你看我，怎么样？”

千花弓起右手臂，用力挤出肌肉。

“哎，这怎么回事？”女子走近，摸摸千花的上臂。

“肌肉量增加了耶，好不容易才长出来的呢。”

“哦，真棒！手臂的肌肉很难练。不过，高原太太，脂肪也没像你担心的那样增加嘛。”

“如果没脂肪，我就不用到这儿来了。”

哈哈，女子笑了。“那，我先走了。”她离开镜子前。

千花到俱乐部的柜台取回会员证，在入口旁的沙发坐下，用手机打给母亲。

“妈，小雄在干吗？”

孩子寄在母亲那里，千花询问他的情形，母亲说，刚刚睡下。

“这样啊，那我去买个东西再回家没问题吧。想买什么跟我说，我一起买好了。嗯，嗯，我知道了。好啊，反正有车，重也无所谓。好——四点左右会过去。三点半帮我叫小雄起来。别忘了哦。”

千花再三强调三点半，然后走出运动俱乐部，绕到后面的停车场。她打开车门，车里虽然放了遮阳板，还是像洗桑拿一样热。打开空调和

所有车窗，启动引擎，按下CD开关，千花把方向盘往旁边一打，驶出了停车场。播放的U2专辑是丈夫贤的爱好。

“鸡肝、酱油、西瓜，还有烤肉的材料。”

千花反复念诵母亲托买的东西，以防自己忘了。车里终于凉快了一点，千花关上所有窗子。父母爱吃鱼多过吃肉，要她买烤肉的材料，大概是想留她和雄太在家吃晚饭吧，千花思忖着。买西瓜，是因为雄太爱吃。待会儿打电话给贤，叫他如果早下班就到娘家去接她吧。这样一来，连晚餐都省了。

千花在红灯下停下车子，从CD匣里取出U2，放进恩雅。水一般的音乐在凉爽的车里扩散开来。太阳正在斜前方，仍旧放射出如同正午时那般强烈的光线，马路旁的树木和大楼全都映射成白色。千花想起雄太熟睡的脸，那个会像大人一样皱起眉心、微张着嘴的两岁儿子。

千花在目白路等红绿灯的时候，小林瞳坐在缝纫机前，在刚缝好的窗帘上打开信展读；脚边盖着毛巾被沉睡的是儿子光太郎。驶过高速公路的车流噪声，如同雨声般穿堂入室。

信是“气球会”的马场好惠写来的。瞳今年秋天就要过三十三岁生日了，加入“气球会”大约十年，但最近已很少参与了，连两个月才寄来一次的会刊，她都是连封套也没拆就丢进垃圾桶，不过她和好惠还是有联系。住在札幌的好惠比瞳大两岁，从事看护福利的工作。好惠和瞳都不喜欢打电话，所以一直都以书信往返。

好惠的信跟两个月前那封几乎没有什么不同。说的都是她在“气球会”对一位住在横滨的男士颇有好感，但因为多年没与男人交往，不知该如何缩短距离云云。两个月前的信中，好惠还说她想请个假，一个人到欧洲去旅行，让瞳大为震惊。但今天上午送到的信中却写着，最后还

是没休成假，决定放弃旅行。瞳心里暗忖，应该不是休不成吧。恐怕是虽然想去，但真正要出发前，却又胆怯起来才是。

瞳觉得好惠跟自己很像，所以才会“气球会”里成为好友，并且一直保持联系。两个人都胆小、谨慎、笨拙和太敏感。如果好惠真的一个人去异国旅行的话，她会觉得自己被抛下了。这个夏天，好惠放弃旅行这件事，令瞳深深放下心中的大石。但同时，她也厌恶自己这种心情。

“嗯”的一声，光太郎醒了，但仍旧躺在地上“嗯啊”哼着。瞳把信塞进信封，连忙把光太郎抱起。

“醒了吗？小光醒了啊。”她抱在怀里哄着。快满三岁的光太郎，趴在瞳的颈边哭起来。“没事没事。小光早啊，不哭不哭。等下凉快一点，我们去买东西了。今天吃什么好呢？”

瞳一边拍着光太郎小小的背，一边用唱歌的调子说。搬来这栋大楼三年了，却连窗帘也没装，瞳从窗口往外看，恰似雨声的车流噪声源源不断地涌进房屋中。

当瞳哄着光太郎的时候，江田佳织坐的计程车走在明治路上，在后座看着表。三点四十分，约定的时间是五点，她会提前一小时抵达。佳织望向花园广场^①的三越，心中决定如果时间还早，就去喝个茶吧。

四点左右，佳织下了计程车，边走边欣赏花园广场里的设计，但是今天她的物欲完全没被刺激起来，直接往楼上的书店走去。

看看新书区，瞥过花车陈列的口袋书，又去瞧瞧外国文学的书柜，然后走到儿童图书区去。女儿衿香去年开始会读写平假名，虽然还在幼儿园中班，但只要平假名较多的书，就算不是绘本，她也能读。像《艾

① 译注：GARDEN PLACE，位于惠比寿的综合购物商场，楼上是三越百货。

玛与飞龙》、《不不幼儿园》、《森林的怪兽海那索吾尔》，以及《回家的艾尔达》，佳织近来着迷于让衿香读自己小时候读过的书。待她回过神，手上已经抱着好几本了。但是，她有点犹豫要不要把这些书带到约定地点。不但重，而且看起来就像个孩子的妈。要不要请快递送呢？犹豫了半天，佳织还是把书一本一本地归回原位。又不是非到这里才买得到这些书。

佳织离开儿童图书区，再次瞄了一眼新书区，然后走出书店。她留心避开女性杂志区，走进洗手间补妆。时间虽然还早，佳织还是走出花园广场，往威斯汀饭店走去。

一楼的咖啡座当然还不见田山大介的身影。佳织对服务生说，等会儿还有一个人，坐吸烟区。然后就座，点了冰咖啡。

今天一定要成功，佳织环视着空无一人的咖啡厅对自己说。今天绝不能失败，她要对大介说：今天是最后一次跟你见面。

佳织以前在出版社工作，田山大介是她的上司。佳织六年前辞去工作时，已经是生产前两个月。那家公司主要出版的是女性的流行、资讯杂志和漫画杂志。经过几次调职之后，佳织被分配到出版以二十世纪女性为标的室内设计杂志编辑部，田山大介就是当时的总编辑。而且，在佳织认识现在的老公江田护之前，曾经秘密与大介交往。刚开始和江田护交往时，也仍然与大介见面。婚后，肚子里怀着衿香的时候，他们还有联系。事实上，她就是决心忘了大介，才与江田护交往、结婚及怀孕的。不，正确地说，她是为了让大介担心才作下这个决定的。虽然佳织不想承认，但她早就意识到了。她以为跟另一个男人交往，大介会感到惊慌。如果告诉他，她要跟另一个男人结婚，大介会阻止；如果向他宣告自己怀孕，大介会紧张地让事态有所发展。但最后，他什么也没做。所以，佳织只好真的交往、结婚、生子。

“没那回事！”当然，佳织的内心也提出辩解。我是真的爱着江田，也认为跟他结婚，一定可以建立安乐的家庭。生产的时候，她甚至感动得哭了。她在心底坚定地说，我要用一辈子保护这个孩子。就算是今天，她也无法想象没有衿香的日子是什么模样。难道不是吗？大介不应该左右我的人生，我的人生早就跟他一刀两断，属于我自己了。

佳织蓦地抬头，她不用看到大介的身影也知道他来了。果然，推开饭店大门，朝着咖啡厅走来的，正是大介。他笔直往前走，对服务生说了些什么，同时向四方张望，最后，与佳织四目交接。大介正色地举起一只手，朝她走去。虽然她已经认识这个男人许多年，仍感觉心脏怦怦直跳，抓起吸管的手正微微颤抖着。

这是临阵上场前的紧张吧，佳织宁愿这么认为。今天我们要分手，就是这次，我要把这个男人赶出我的人生。因为是最后一次，如果他开口，那就再陪他睡一次也行，这点小事无伤大雅。佳织这么想着，对在她面前坐下的大介嫣然一笑。

“等很久了？”大介问。

“我刚好想去买东西，所以先来。”佳织笑着说。

第二章

沉睡在森林里的鱼

一九九六年十月

校舍和教堂在草地上围成“门”字形。走进幼儿园门口，是一排迷你鞋柜，放在柜里的鞋也是超迷你的。鞋柜后面，较宽敞的空间放了一张桌子，几个女人正在排队。容子带着一俊排到队伍最后面，人龙渐渐缩短，容子肆无忌惮地望着前面女人的背影。那女子穿着红色短袖针织衫，搭配黑色窄管裤，头发剪得短而齐，露出白皙的颈。就算只看背影，也展现出高雅的气质。容子觉得，她就像在图书馆偶一翻到的、锁定年轻妈妈的流行杂志上出现的模特儿。

“妈咪——”一俊尖锐的声音在周遭响起，前面的女人回过头，容子慌乱地避开视线。

“妈咪，这里是哪里？我们要做什么？”一俊好像故意加大了音量，容子手指抵在嘴唇，用气音“嘘”了一声。转过头来的女子冲着一俊笑，接着抬高视线也给了容子一个微笑。容子大大松了一口气，原来流行杂志上出现的女子，意外地有一张亲切的脸。

不久，轮到前面的女子。她把信封交给桌前的女人，并收下那女人给的文件后，点了一下头离开队伍。容子从皮包里取出跟那女子同样的信封，也接到同样的文件。那张文件最上方写着入园考试日通知，左上方用订书针固定。离开队伍，回到小鞋柜包围的玄关，容子先帮一俊穿鞋。

“其他家也去报名了吗？”

容子听到话声抬起头，刚才那个女子正朝她微笑。

“有啊，那个……”

“哪一家？”

跟好友聊天的率直口气，令容子有点难以招架。一俊目瞪口呆，仰望那个女子。

“我报了这里，之后还有樱桃幼儿园。因为日程没有重复嘛，不过这里还是首选。”

她毫不忌讳地说着。容子帮一俊穿完鞋，自己也穿好，然后站起身，拉住一俊的小手。她一往前走，那女子也并肩同行。容子自忖，静默不语，有些尴尬，便努力寻找话题。但是，她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不过，我先生说，大学附属的幼儿园比较好。他根本什么都不知道，只有那张嘴会说，气死人了。”她边说边把挂在手上的风衣拿起来披着。“啊，对了，我姓高原。”像是突然记起般，她说完点了一下头。

对了，名字。

“我姓久野。”容子也点头回礼。她继续想话题，但脑袋里好像有个黑洞，把所有词句都吸进去了，什么也想不出来。

“如果你还有点时间，我们去喝个茶吧？前面有家意式餐厅，这个

时间过去，应该只喝茶就行。”

“啊？哦，呃——好啊，如果只待一会儿的话。”容子手足无措地回答。

意大利餐厅面对马路，门口有国旗飘荡。这家店容子也很熟，因为从这个转角往上走，就是容子住的大楼。但是她从来没有踏进来过。

“只喝茶可以吗？”那女子拉开玻璃门，像来到亲戚家般大声问道。

“他们说没问题。”女子回头笑说。真美的人，容子仿佛现在才察觉似的暗忖着。

店里一个客人也没有，但可能是午餐营业时间刚过，几张桌上还留着用过的餐盘，店里弥漫着大蒜的味道。那女子脱掉风衣，直接走到干净的桌子旁。容子环顾整家店，没看到儿童座椅。

“你叫什么名字呀？”女子在容子对面坐下后，身子俯到桌前问一俊。

一俊憋着一张脸，仰头看容子。

“你叫一俊呀，自己说嘛。”

听容子一说，一俊两手捂起自己的脸。女子开朗地笑了。

“我叫高原千花，阿姨也有个跟一俊一样大的小朋友啊，他叫雄太，不过今天没来。你们要做好朋友哦。”

“对不起，我叫久野容子，请多指教。”

容子觉得对方都报上姓名了，自己也应该说。服务生走过来点餐，是个个子高大的欧美人士。容子心中一凛。

“我要卡布奇诺，容子呢？”

“那，咖啡就好。”

“一俊弟弟呢？”